

年是一根亲情线

□耿艳菊

一脚踏进腊月的门,年,它就生了翅膀,“嘎”地一下,落在了枝上。

出门在外,相熟或不相熟的人谈论最多的是:嗨,过年回家吗?票买着了吗?平常天气玩乐这类的话题毅然淡出了江湖。而年像一位久居冷宫的妃子又得了新宠,可以人前威风,人后得意,扬了眉吐了气。

回家,是必需的。谁会拿团圆不当回事呀!

网上订票提前。先生睡不着了,清晨五点半起床盯着电脑。车票姗姗来迟,八点开卖,皇天不负,抢购得两张,一中铺一上铺。我有一点不满意,带着幼子,自然希望来一张下铺。无奈随机订票,由不得选择。先生却是一副感恩戴

乡下人拜年是讲究的,这是多少年留下的传统,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不同,但是都透着浓浓的亲情味、乡情味和年味。

小时候,每年过年我都要首先去外婆家拜年,拜年的日子基本上都是在正月初二,母亲、父亲和我一大早便起了床,将早已准备好的拜年礼物带上,通常给外婆拜年的礼物是四样或六样,必须是双数,因为外公去世的早,不需要带烟酒,只带红糖、糕和两样外婆爱吃的点心,有时候临近春节时父亲出差买了新鲜好吃的玩意,母亲也会留到春节作为增加的拜年礼物,但是必须不少于两样,要配成双数才可以的。

大舅家就住在外婆的旁边,尽管大舅是母亲的弟弟,但是舅舅为大,拜年也得准备一份大致相同的礼物给他们,大舅爱抽烟,拜年的礼物就少不了香烟。

去外婆家的路由六七里地,顺着大圩埂要走一个多小时,途中要经过母亲的妹妹、我的二姨娘家,也得带上一份拜年的礼物,二姨娘和二姨父知道我们要来,早就将茶叶蛋和炒米糖、花生糖什么的准备好了。进了门,我得规规矩矩冲二姨父和二姨娘鞠躬说拜年的话:“二姨父、二姨娘,给你们拜个早年,祝你们全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生活越来越好!”这些话是父亲教的,后来我就会了,不用父亲教也知道怎么说。二姨父、二姨娘将我们一家三口让进屋里后,就会上热气腾腾的茶叶蛋,最后还有元宵或鸡汤下的面条。在二姨娘家,我至少得吃下两个茶叶蛋,否则二姨娘和二姨父是不会让我出门的。四个表弟这个时候也开心地

心中种下向日葵

□朱立文

也许我们曾一次次奔跑,却一次次华丽地跌倒;也许我们曾一次次拼搏,却一无所得;也许有一天拿起笔,却发现,再也绘不出年少时梦的颜色……在这样残酷的现实下,我们的心大概也渐渐蒙上了灰尘,感到无所适从的孤独。但是,青春是不可等人的韶华,本该起舞的时光,也许就会在这样的忧郁中匆匆而去。那么,放下曾经的失落与彷徨,丢弃那些阴霾与绝望,带上些许年少猖狂,背起少许势不可挡,心里种下一棵向日葵,向着阳光奔跑。

仓央嘉措问佛:“为什么雪落总是在夜里?”佛说:“因为美好的事物总是在人不经意间消失。”或许,这个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我们在匆忙的将这些美好忽略了。现实生活中,总是有不尽人意的事情出现,但是,没有任何事物是完美的,我们还是要用一颗积极的心灵与充满阳光的眼睛去观察这个世界,永不止步地向着理想的精神世界进发。用心去看,到处都是美的景观。

很多人,因为一点打击就颓废了。其实,我们的心灵就像一个玻璃杯,透明而易碎,很容易受伤。于丹说:“我们需要一种勇敢,使自己终于成为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理想的生活,但总是缺少一个阳光的心灵,一份追梦的勇敢。我们不能因为害怕伤痛而拒绝成长,不能因为害怕失败而放弃尝试,学着给心灵输一缕阳光,勇敢踏上追逐太阳的道路。

梵高的向日葵,彰显着生命无穷的活力。也许在很多人看来梵高是疯子,但就是这样一个疯子,不肯屈服地创作着震惊世界的杰作,梵高生前贫困潦倒,一生孤独,在无人理解的世界里固执着自己的艺术。我们的心中,都该种下这样一株向日葵,无论怎样的打击,都要高昂着自己头颅,面朝着太阳的方向。

德的样子,说,能买到已属幸运。再看电脑,一会儿功夫,就显示为无了。这票能叫票吗?这么抢手,应该叫幸福。

晚上取回票,先生捧在手上,如获至宝,观之再三。然后交给我,叮嘱放好。我取笑他,不就是票吗,不至于。于是很随意地塞在钱包里。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下床拿出票,按照先生的嘱咐放好,这才安然入睡。不想,我也入了年的蛊。

想起了《熊出没之过年》那趟开往团结的列车,可爱善良的熊兄弟帮助它们的车——光头强回家过年,完成团聚的梦想。历经波折,令人感动。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在外忙碌了一年,总想回家看看。给心找一个靠岸的港湾。所

了不得,父亲会给他们发压岁钱。当然,二姨父同样也会给我发压岁钱。我们得了崭新的压岁钱后会相互炫耀一番。告别二姨父、二姨娘家,我们继续赶路,有时候二姨父一家也同我们一道去外婆家拜年,多数时候他们会去得晚一些,中午都在外婆家吃饭团聚。

到了外婆家的村庄,我便莫名其妙地兴奋起来,村庄不大就坐落在长长宽宽的大圩埂上,虽然多数人家是土墙茅屋,但是显得明亮温暖,家的大门上都贴着红艳艳的对联,门楣下还贴着彩纸,窗户上都贴着窗花,地上散落着鞭炮燃放后的碎纸屑。村里的老少都认识我们一家人,见了父亲母亲都会叫一声“大

拜年

□杨勤华

姐夫、大姐过年好”,只要是男人,父亲便会给人家发烟,说上几句客气话。

村子里的狗挺多,这个时候也会凑热闹地,围着我们一家转,我能认识其中有一天狗是大舅家的。它对我们很亲热,总是拿头和身子在我们腿上蹭来蹭去。

还没有到外婆家,早已经有人给外婆报信了,外婆站在门前正满脸笑容地等候着我们,旁边还站着尚未出嫁的小姨和二姨刚出头的小舅。我会亲亲热热地叫上一句“家婆!”再扭头分别叫“小姨娘,小舅”。外婆会双手托起我的小腿蛋轻轻拍打几下,然后牵着我的手转身走进家门去。到了屋里,我得给外婆中规中矩地跪下拜年:“家婆,给您老人家拜

以,每一趟开往回家的车都应被感激。

小时候是顶喜欢过年的。母亲总会说,等到过年时,每人添一套新衣;等到过年时,炖一锅肉,吃个够;等到过年时……因此,就盼呀,掰着手指头数着年的脚步。腊月十五已过,大人们就忙开了,蒸馒头,炸吃食,杀猪宰羊;清洗家里的桌椅,瓶瓶罐罐,清扫角角落落。这时,小孩子们也放寒假了,我也被父亲委以重任。堂屋摆放着的瓶里的花(用布做的)落满了尘,我把它们抱到井边,很仔细地一遍一遍洗。那时觉得能为过年做点事,加入大人的世界,很了不起。忙完了,我揣着红红的手,跑出去,走在胡同里,听着从人家院里传来了刀在砧板上的声音,

年了,祝你健康长寿,吉祥如意!”外婆将我拉起来,给我发压岁钱。我还得给小姨和小舅拜年,小姨通常会摆着手道:“算了,不用了。”小舅则憨憨地笑。这个时候,大舅和大舅母也过来了,我便拎着拜年的礼物去他们家,大舅和大舅母则陪着我的父母回到他们家,我又给大舅和大舅母拜年。

拜年的礼节结束后,又要吃茶叶蛋,在大舅家吃两个,小姨又会招呼我回外婆家吃两个,这叫“双元宝”,必须得吃,虽然一连吃下四个茶叶蛋,却也不觉得肚子胀。大舅家的儿子们、我的三位表弟和邻居家的孩子早就等得不耐烦了,一见拜年的各项仪式结束

拜年

了,便拽着我的胳膊出门撒欢去了。直到中午时,大舅才会将我们找回来。

这个时候,外婆家的饭桌上坐满了人,外婆坐在正中间,父亲和二姨夫坐外婆的左右两边,大舅和小舅则坐在父亲和二姨夫下首,大舅母、二姨和小姨要等到菜全部上桌后才坐下,孩子们中只有我可以坐在酒宴上,外婆会将我拉到她的身边坐下,可是偏偏我不想坐在酒宴上,几个表弟也会时不时来拽我下去,大舅便要制止几个表弟,可是,大舅的制止不管用,表弟们总是不依不饶。我必须等到给外婆和各位长辈一一敬了酒后才可以离开宴席。酒席上,父亲和二姨夫、大舅、

还有太阳出来,冰雪消融,屋顶上“啪啪”的滴水声,竟觉得如此美妙,心里甜滋滋的。

现如今,长大了,对年的热情也减了。但还是会盼。月是故乡明,水是故乡甜,年是故乡最有味。外面的世界再好,也难留游子的思乡心。是啊,经年未见,不知道母亲的头发是不是又白了两根?不知道父亲的皱纹是不是又多了几条?

小虎队的《爱》唱的好: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株幸运草,串一个同心圆。年就是这根线,把散落在天涯海角的亲人朋友们串在一起,成为一个同心圆。

盼年,其实是盼团圆,盼爱,盼这根叫爱叫亲情的线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把我们紧紧团聚在一起,成为一个同心圆。

小舅喝的是白酒,外婆她们喝的是米酒。有时候父母会带来两瓶红酒,这个时候大家就会都要尝一尝,就连几个表弟也争先恐后地要喝一点。

大人们喝酒,我们一班表兄弟也会弄一碗米酒,你一口,我一口地相互传着喝,谁喝多了谁喝少了还要吵吵嚷嚷的,平时这样是不允许的,但是过年这几天大人们是由着孩子们撒野的。

如果晚上不回去,肯定是要在大舅家吃晚饭,还是原来的自家亲戚,孩子们照样的无拘无束。过年时的菜较之平时要丰盛许多,我们这些半大的小孩敞开了肚子吃,因为活动量大,倒也照样能消化。在所有的过年菜肴中,有两样菜是不可以动的:油煎鲢鱼和红烧鲫鱼。鲢鱼是表示年年有余的意思,鲫鱼是子孙延续的意思称之为“子孙鱼”,这两样菜只有过了正月十五才可以吃的,现在就是摆放在宴席上作为一种寓意。

过年那些天,还得到其他亲戚家去拜年,程序也大致差不多。因为奶奶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大年三十吃完年夜饭,给奶奶磕一个头,说上几句祝愿的话就算是拜年了。

在春节期间,来我们家拜年的人也不少,多数都是来给奶奶拜年的。二姨家和舅家的表兄弟们也会在正月初四来我家给奶奶和父母拜年,通常他们会在我们家玩上两天才肯回去。这个时候,我的那张小床上要挤上好几个孩子,无论母亲怎么动员,大家就是要挤在一起,母亲无奈只得将临时床铺上的被子加到我们的床上。过了正月十五,拜年的人也就少了,但是,年味还没有散去,有从远方回来的亲戚,还是要拜年的,见面时,会说上许多道歉的话,主人照样会留下拜年的人喝一餐酒,吃一顿饭,叙一叙旧情。

勿忘乡情乡愁

□徐业山

掐指算来,我离开故乡已52个年头,故乡的人和事、情和景,依然历历在目记于心头。还记得——家家以稻春米用石臼,耕地种粮靠犁牛,运物肩扛扁担挑,取水浇灌赖河流。村前榆树发新芽,门里炊烟唱旧歌;羊肠小道弯弯扭,踉跄人生难出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年复一年慢慢悠悠……还记得——年年为街坊写春联,家家送来鸡蛋和米面。村东的瓦洋河水米长,清澈见底流过村庄;吃水、洗衣、浇灌,全靠这母亲河供水滋养。还记得——

村边柳垂杨树高,村前大塘肥鱼跳,村西堰中藕荷香,村北大堤挡风霜。户户猪跑鸡鸣叫,农闲织布、串门忙;民俗乡风道不尽,勤俭守诚人兴旺。……

百般乡愁岂能忘?它似桃花竞开的春,年年不败吐芬芳;它似满池荷花的夏,透着炙热泛着红光;它似八月桂花喷香的秋,香透淳朴无尘的小村庄;它更像严寒梅开的冬,把故乡人的真善美传四方!此景此情永润游子,故人故事铭记心扉。祝愿家乡父老安宁幸福,举国同步共赴小康!

致青春 (外一首)

□周凤

街灯将我的身影拉长
将孤独淹没在璀璨中
谁陪我看那烟花绚烂
看尽人世繁华与落寞
花开花落红颜老
谁在低吟那首《葬花吟》
镜中花 水中月
谁在捧起那水中的月亮
被霜染红的枫叶
寄托了谁的相思
风中飘散着桂子的香气
隐约有你曾经熟悉的味道
兜兜转转
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点
物是人非
青春早已褪色
单薄的弱不禁风
被风轻轻一吹
早已飘散 不知踪迹
当所有的故事都会尘埃落定时
只需一点点阳光,一丝丝笑唇

那时候
任时光缓缓流去
你还是你,我还是我
情深缘浅
这一站我们 告别
下一站 将是永远……

无题

幸运也好,感叹也罢,
岁月终将无法回归原处,
变成当年的你、我。
只有默默她,
化作一声遥远的祝福……
载着南方小镇的雪,
飘进你的温柔的梦乡。
既然伸出手,
也捧不起手中月,
那就就此搁浅,
记忆里的冬天,
外面正下着鹅毛般的大雪……

平原冬记

□李星涛

西北风刮了起来,而且越来越硬。

早晨,地上白霜皑皑,无数的乌鸦叫唤的黑云。地上的枯草变得枯黄,仔细一看,像沾了毛似的。雾说来就来了,软手软脚的,一会儿就将世界藏了起来。撞在脸上,凉凉的,痒痒的,柔柔的,像是一股气流。

天地相接处,地平线清晰地裸露出来。中午时分,远方涌动着的阳光宛如奔涌的波浪,又似迁徙的羊群,没有节制地行进着。天蓝得澄澈碧透,放肆地在我们的头顶扩展着浩瀚和辽阔,让人产生出天涯孤旅般的孤独和忧伤。

平原上,晚种的小麦刚刚出土,绿色还盖不住地皮,麦苗的苗尖被苦霜杀出淡淡的紫红,如同春天刚钻出地面的芦芽。沟边的狗尾巴草落尽种子,只有枯黄的茎秆挑着几片破烂的叶子。茅草的叶子虽然还片片向上,但已泛出枯灰,在风中“沙拉沙拉”地响。除了小麦和枯草外,跃入视野的就是一块块黄黑色的乏地,这些乏地要么是新翻过来的芋头地,要么是高粱茬或玉米茬。这些乏地耕翻过来,并不上耙粉碎。大块的泥块不规则地斜躺在那儿,等待着冰雪虐待后,自然碎裂。淮河比秋日瘦了许多,河床露了出来,层层叠叠的,像是沙漠里风蚀出的沙丘。

趁着夜色,雪偷偷地飘下来。清晨推开门一看,平原一片银装素裹,再也看不见乌青的麦苗儿,平展展的,一望无际。淮河被雪镶上白边,近处变得暗青,远处又有些青黑,像是一条巨大的泥鳅游过大河湾。

淮河边堤岸矮下去许多,像是条白色蟒蛇从远处徐徐游来,而后又骤然一个节奏地凝固。堤坡上的雪分布得并不均匀,如梁似丘,有的地方还裸露着地皮。大小雪堆排列中错落有致,却又于纷乱之中互相联系。有风走过的地方,平坦处若波浪凝然,半圆重叠;成梁形状的,其坡式缓缓而上,背却如刀似刃。太阳出来了,七彩之色顺阳光下注,雪地上霎时晕染出一片神奇的光亮。偶见三五米处有晶亮的火焰,其外焰成橘黄,里焰却灼灼似三月桃花,而近观又全然一片洁白。

平原上的雪化得快,晴天的太阳只要一个晌午,白白的平原就会变成一块花狗皮。虽说下雪暖化寒,可村

庄上几乎家家都有院子,院子里的雪一旦旦落下来就被勤劳的主人扫干净,午后院子里还是暖洋洋的。

吃过午饭,庄上几个老人常常不约而同聚在一起。他们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摘下帽子坐在上面休息,也不再像中年时那样,找一片茅草茂盛的地方躺下来歇晌。而是随便便地往院墙的墙根下一歪,苍老的头颅往灰黄的墙上一靠,就把自己完完全全交给太阳。此时的太阳走到这些老人身旁,也有些疲倦,变得薄薄的淡淡的,但偏又执著地照着。寂静的空气中,你可以感觉到阳光正一粒一粒钻进这些老人的棉衣里,皮肤里,眼睛里。渐渐的,老人们惬意起来,温暖起来,一边享受着阳光的爱抚,一边自由自在说着话。春天的耕耘,夏天的锄刈,秋天的收获,现在都离他们远去了,剩下的只有这枚有滋有味味的太阳。身后的泥墙热了,他们缺乏火力的身子也热了,老人们都不说话了,浑浊的眼睛眯进了太阳。幸福地进入半眠半醒的状态,只有烟袋中冒出的烟缕,在空中扭着生动的腰肢,跳着舞蹈。

傍晚时分,雪又搓棉絮般飘下来了。平原静默。村庄静默。

炊烟升起来了,但只能爬到烟囱半尺高的地方无力地蔫软下来,顺着屋顶向周围漫散开去,扯不成蔓的形状。“炊烟顺地跑,天气好不了”这句预报天气的谚语,就是此时炊烟最生动的写照。灶膛里,火从柴火中伸出通红的手掌,抚摸着老屋斑驳的墙壁和灶神爷的画像。老奶奶的脸在火光中像是刚完工的油画,她的背影在墙上被无限放大,像是风中摇晃不定的树丛。身旁,听话的孙子正在写作业。吃完晚饭,老奶奶在锅底下为孙子埋上一颗芋头,又将剩下的死火掏出来一部分,放进泥质的火盆里,并蒙上一层厚厚麦糠屑。然后为孙子洗干净脚,咳嗽了几声,带着孙子慢慢睡去。一阵小风从吱呀叫唤的柴门外吹进来,掀开火盆外面黑色麦糠屑,露出一片血红,宁静,温暖,艳丽……

淮北平原沐浴着夜雪沙沙的落声,就像是一片白色的大海,而村庄呢,就像是熟睡在她怀中小岛。一种很古很古的心情悄悄从宁静中涌上来,朴素干净。



铜官山

王慧摄

